

臺北市立大同高級中學 105 學年度第一學期教學研究會/社群活動/工作坊

高中部/ 國中部【社會科(領域)】 【第 3 次】會議紀錄

會議時間	105 年 10 月 05 日 星期三 9 時 10 分至 12 時 00 分	會議地點	簡報室
會議主席	羅丹伶	會議記錄	范秀儀
出席人員	如簽到表所列		
會議內容			
<p>一、羅丹伶老師引言</p> <p>歡迎台大歷史系花亦芬教授蒞臨與我們分享「在歷史的傷口上重生:德國走過的轉型正義之路」,這其實也是教授的一本著作,講述的是德國博物館如何藉由藝術史的角度來策展,花教授本身德國科隆大學專研藝術史,今天大家一定能夠得到非常多的感想與收穫。</p> <p>二、花教授演講內容</p> <p>很高興來貴校,我想我今天想要呈現的內容,不是從一般很硬的法律或政治面切入轉型正義,一方面與我自己的研究有關,一方面也是希望藉此告訴台灣人,轉型正義還能從藝術或生活的角度去理解,希望大家體會我們的社會該更良善,但手段與方式可以有很多不一樣的想像。所以我在這本書裡面不想去強調的德國的轉型正義有多成功,反而我希望呈現的是德國處理轉型正義的過程,以及現在仍然碰到的問題。</p> <p>我們還是從台灣本身來看一下,我們台灣的創傷社會,被兩個歷史事實給綁住,一個是二二八,一個是白色恐怖。我們如何詮釋二二八?它是族群衝突?官民衝突?如何詮釋白色恐怖?法律不牽涉既往的原則?這些牽涉到的不只是歷史科的問題,它牽涉到的是整個社會的問題。</p> <p>先來引用王鼎鈞的文章,內容是以外省人的角度來看衝突,事實上他是在講 1949 年時發在澎湖的山東匪諜案,他寫到他忽然觸類旁通,「菸台聯中匪諜案」<u>不是司法產品,它是藝術產品,所有的材料都是真的,這些材料結構而成的東西卻是假的,因為假,所以能達到邪惡的目的,因為真,所以讀者墜入其中不覺得假。其實世界上需要處理轉型正義上,這部分都是最難處理的。比如說有人言:「納粹在政治上創造了一種新型態的犯罪模式:他們的罪犯沒犯甚麼罪。」</u></p> <p>不管某事件有沒有結束,歷史事件可能不會有過去的機會,因為我們對他們記憶的方式會繼續影響它的衝突,這攸關了我們是不是有機會去解決那個歷史的衝突,如果只是從負面的記憶方式去教育,是沒有辦法去解決衝突的,其實我們在台灣的社會就常看到此現象。關鍵在於應該讓彼此可以互相看見、互相接受的方式去解決。</p> <p>21 世紀:衝突不斷的世紀。深受過去的歷史迷思之苦 現代史學:如何梳理歷史迷思,解決衝突</p> <p>1. 錯誤歷史記憶的困局:德勒斯登</p> <p>德勒斯登是德國很美麗的古城,談到德勒斯登通常都想到很美的東西,比如美麗的教堂等,但對現在德國人來說更代表的是反右派的反伊斯蘭的組織</p> <p>1945 年的 2 月 13 號,大家可以想像的到戰爭已經要結束了,沒想到英美聯軍在市中心大轟炸,政府大肆利用此機會,宣傳聯軍就是一個要消滅德意志的組織,任由國際媒體在世界上到處散發,例如爆出的死亡人數上升到 25 萬。後來被稱為德國的廣</p>			

島。到了東德的時候，很詭異的被東德接收，不斷地強化，藉此保障東德才是德國的代表。

## 2. 東德的歷史記憶

東德表面上對於納粹的處理是早於西德的，但當他去處理納粹的戰犯的目的其實是來合理化自己統治的基礎，所以難以延伸到轉型正義的探討。畢竟轉型正義在處理的應該是「普世價值」。

很多人問我我們要處理的轉型正義是台灣的轉型正義還是中國的轉型正義，以「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 70 周年大會」看，我們要問的是它連結到的社會民間的是甚麼，這個大會舉行時期學校的網路不通了，這表示這大會僅落入另一個政權的掌控當中。它的價值不在於是戰勝還是戰敗，全國人民如何在這段歷史後好好的過日子才是最重要的事情。

德國其實在轉型正義上處理得很好，做了很多後續的追蹤，比如去了解看似不在歷史發生當下中的人的想法，比如發現現今的年輕人還是有納粹等的思想，於是好奇著為什麼老師那麼努力的在教，後來他們去追溯家庭裡的三代相處，發現一些狀況，例如發現長輩的講述是有選擇性的，大多數的人不是將自己描述成受害者，就是講成英雄，但是很少人會去講述自己何以甘於屈從在邪惡體制之下。而在講述到有關加害部分時，長輩通常不會意識到這是加害者的歷史。

沒有「公義」，各說各話並不是多元史觀。集體記憶之所以能成立，在於它成功地把某些部分遺忘掉。即便就個人而言，我們也只記得我們沒有忘記的東西。我們要認清記憶與遺忘是交結在一起的。是要一個好的態度去認識它。尤其是面對我們未來 107 課綱的改變，其實沒有必要把歷史教完，因為歷史是教不完的，應該培養的是教面對歷史的能力，自己額外去認識歷史的可能。

什麼是歷史的複雜性?怎麼看「台灣的歷史很複雜」這樣的說法?在威權的統治下，人性如何被濫用、扭曲與輾過，以至於迥異的人性在不同系統內來來回回的擺動或共存。轉型正義的教育不是那種所謂的愛國正義，不是簡單的分類有一批人是對的，有一批人是錯的這件事。

檢視傷口是為了醫治傷痕。在尋求歷史真相的同時，我們也需要法律、藝術、文學、宗教與許多領域的共同投入，為公民社會打造對公義價值的重視，而且也願意和解的高貴情感。當然我們也不是說不用真相，突有和解，沒有真相，也不算是轉型正義。

謝謝大家的聆聽。

## 三、討論

### 1. 謝育惠老師提問:

德國街上會有些歷史說明，我想知道德國的加害者看到這些東西的感受為何?會不會對他們也造成傷害。

花教授分享:

就歷史的真相面而言，如果迴避掉加害者的歷史，那還有甚麼能呈現?應該了解的是這不是加害者受傷或受害者受傷的問題，而是整個社會的受傷。台灣轉型正義最大的失敗處就是我們只有受害者沒有加害者研究，它包含了加害者會否是在某種權威下的、或家庭上的影響產生的加害作為，是希望透過這些東西去讓大家了解甚麼是個健康的社會，面對過去，共同良善，社會才有希望，如果我們只考慮和諧不要去刺痛加害者，這種和諧只會讓這個社會的受傷延續下去。

### 2. 謝育惠老師提問:

想請教一下德國資料檔案開放給高中生去做的塗改的機會，請問那些會留存嗎？另外有些資料可能是偽造出來的，很好奇政府等單位如何分辨資料真實性。

花教授分享：

只是練習，不會被保留下來。檔案的真偽與檔案與檔案間的關係，是要靠長時間交叉比對慢慢琢磨出來的。

3. 謝育惠老師提問：

高中課程上若做討論，會否有政治立場疑慮？

花教授分享：

我引用一句話「不要做加害者不要做受害者，尤其是永遠不要做旁觀者」，用這句話來參考的話，我們在課堂上能不能談看似有關政治的議題？面對不公不義的情況，如果擺出中立的立場，已經是站在加害的那一側。政治是跟所有人相關的事情，我們應該教學生如何面對政治，說在課堂上不能談政治，這其實也是一種威權主義。我們應該從政治這迷思走出來，培養學生多元觀點，而這種觀點很重要的一定要是有說服別人的說法。

4. 洪鼎堯老師分享與提問：

回應一下謝老師的問題，其實我們的教育基本法裏面有提到學校可以對宗教與政治把持中立，意思是不能強制學生接受自己的立場。另外，有關於邪惡的平庸那張海報，德國把它放在街頭，其實也是一種強調，也是一種遺忘，這是台灣也面對的問題，在台灣當我們要談論這種議題時，別人解讀成你一定是刻意解讀，那種對立性很強，有甚麼機制去面對去處理這一塊？

花教授分享：

我們必須了解的是這塊歷史能不能被忘記，它強調的是一種檢討的方向，提醒自己不能讓公務員陷入這種狀況，在書中我歸結為歷史的灰色區塊。在德國經驗裡面很多男性的受害者，其實當時後輩鼓勵只要透露資料就可以尋求慰安婦，因此造成受害者也是加害者。但是政府面難以將之再呈現出來，政府不們可以做的事情其實它有一定的底線，這也是我一直的訴求，我們需要其他聲音其實這也需要靠電影家、藝術家...等去把它呈現出來。

而台灣到底該怎麼做？可以建立一個大的雲端的網站，把知道的事情去呈現。我相信這個事情就可以開始被啟動。

5. 洪鼎堯老師提問：

歷史學者在檔案公開方面，或許公開不定是真相，但有沒有一個審核的機制，讓大家更能掌控接觸的效能。

花教授分享：

這部分我發現年紀比較長的那一輩真的表示要接觸檔案時是到處碰壁的，但從我身邊的年輕大學生來說，發現情況已經好多了，我覺得常常是公部門的宣傳可能不太夠，但是我們的媒體常採納一方之辭。檔案只是折射出部分在威權時代的歷史的狀況，而這方面的研究說實在的在台灣比較多是社會科學的人在做，反而不是歷史學者，很可惜的這其實也說明了我們的歷史教育欠缺現代科學的訓練。



歡迎花教授蒞臨現場。



花教授分享德國轉型正義內容



與會人聽講情形



活動圓滿完成的大合影

召集人	教學/教務組長	教務主任	校長